



经典散文书系

中国最美的人物散文

朱自清 王蒙 贾平凹 等著

林非 主编

邂逅百位名家经典美文

品尝人生陈酿，
体悟至真至善，
博大深沉温暖心怀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经典散文书系

中国最美的人
物散文

朱自清 王蒙 贾平凹 等

林非 主编

李晓虹 王兆胜 古柏 编选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最美的人物散文 / 林非主编.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 6

(经典散文书系)

ISBN 978-7-5438-9453-2

I. ①中… II. ①林…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3615号

出 版: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字 数: 224000

印 张: 20

出版时间: 2013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人: 谢清风

责任编辑: 曾赛丰

特约编辑: 刘 丹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美术编辑: 靳 莹

ISBN 978-7-5438-9453-2

定 价: 32.00元

发 行: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北京涌思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9号长新大厦1001室 100029)

联系电话: 010-64426679

邮购热线: 010-64421810

传 真: 010-64427328

公司网址: www.yongsibook.net

投稿邮箱: pd@yongsibook.net

序 言

编选一套经典的散文选集，将百年中国最美的散文呈现在读者面前，是我们长久以来的愿望。发端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散文，在告别了文言写作，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之后，收获了不少不计其数的作品，也经历了曲折的变化。真正穿透历史的总是那些发自人性深处，表现人生困惑与焦虑，展现内心的波澜，生动呈现社会场景、人生踪迹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也正是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中实现了艺术价值。

我们多年来从事现当代散文研究和散文创作，曾单独或合作编选过多种散文选本，各自都有不止一部的散文理论著作，并且在创作中深得散文三味。但是，我们自身首先是阅读者，对散文理论及发展状态的思索与判断，首先来自对于散文的海量阅读。

我们清楚地知道，散文创作从本质上讲，是作品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展开自己内心的世界，而读者也有自己的精神天地和内心需求，写作者通过作品与读者对话，共同构筑起一个新的艺术世界。可以说，只有那些被读者认可的作品，才能冲破时空界限，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了解读者需求，从接受者的角度考虑入选篇目，是我们编选这套丛书的出发点。

我们希望为读者编选一套能够长期放在书架上，反复阅读的散文选本。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们首先选出百年以来那些称得上佳作的文章，同时，将其按照内容做了分类，由“哲理散文”、

“人物散文”、“历史散文”、“田园散文”、“生活散文”、“科学散文”六部分构成。尽管对于真正的文学作品来说，简单的分类存在弊端，但是，将相近题材的作品集中起来，不仅其自身会显现一种结构的力量，同时，也为读者阅读提供了方便。当然，分类本身也体现了我们对散文内容的一些看法：

哲理散文：最具有精神张力的作品。一个人的思索唤醒他人内心沉睡的东西，一个人的提问关乎我们大家的精神困惑，一个人的洞察引来许多人的会心一笑……大家共同关注生命的意义，体味思维的乐趣。

人物散文：散文中永远不衰的主题。人生在世，世事纷扰，贫富贵贱、荣辱喜悲，千般滋味从心里流过。父母儿女，亲朋好友，文坛交往，学界风云……无数人从生命中走过。他们或许影响了你的一生，或许触动了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亲情、友情、爱情、乡情、真情入文，发乎情性，自然出之，乃成天地至文。

历史散文：在回望中关注现实。近年来历史文化散文红红火火，却毁誉参半。历史虽然已成陈迹，但一些人却留下跋涉的足音。翻检故实，重要的不是用散文的形式卖弄知识或者讲故事，而是在过往的生活中找到与当代人的心灵契合点，成败得失都在其次，最重要的是能够引起我们内心的感悟，在打通的时间隧道中倾听生命深处的声音。

田园散文：在与土地的紧密联系中，寻找生命本来的意义。人来自乡野，与泥土有着天然的联系。但曾几何时，我们逐渐淡忘了生养我们的泥土，忘了那些在泥土上劳作的人们，忘了那些古歌、乡戏、土炕、空山、饭场、菜地……唤醒这些不仅仅是牧歌的情思，也有几多惆怅，温暖却又沉重。

生活散文：无关宏旨却颇有人气。生活有百般滋味，人生的情趣渗透在每一个小场面，小情怀，小片断里。养花、喝茶、散步、读书、独饮、集邮、对弈……对人生抱有热情的人感觉“生活比小说精彩”，甘愿“把苦闷放逐”，“在岁月的呼吸里醒着”。

科学散文：离科学最近，却闪烁着文学之光。科学和散文，本来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两条道上的车，一个向左，一个在右。但是，科学散文却使两者相得益彰。诗性地讲述科学现象，让读者获得知识和文学双重的力量。

如果这套散文选集能够带给读者阅读的快乐，我们将为此欣慰。如果读者反复阅读，获得长久的精神滋养，我们会觉得自己的努力是值得的。

编者

2013年6月

目 录

Contents

- 我所见的叶圣陶 朱自清 //001 •
- 夏衍的魅力 王 蒙 //006 •
- 王木铎传 贾平凹 //012 •
- 弘一法师之出家 夏丏尊 //016 •
- 永在的温情——纪念鲁迅先生 郑振铎 //022 •
-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梁实秋 //029 •
- 忆白石老人 艾 青 //032 •

- 悼夏丏尊先生 丰子恺 //040 •
- 百年明镜季羨老 梁 衡 //045 •
- 孩子和哲人——怀念铁生 周国平 //053 •
- 雕刻家刘开渠 郁达夫 //062 •
- 《生死场》外忆萧红 荒 煤 //065 •
- 忆韦素园君 鲁 迅 //070 •
- 记周扬 韦君宜 //076 •

目 录

Contents

- 知堂先生 废 名 //086 •
- 怀念乔木 季羨林 //090 •
- 我心中的秦牧 林 非 //097 •
- 早春二月——怀念孙道临先生 肖复兴 //102 •
- 怀念孙犁先生 铁 凝 //106 •
- 忆赵树理 尧山壁 //114 •
- 苏老，苏金伞 鲁枢元 //123 •

- 我的船长——缅怀冯牧 高洪波 //130 •
- 我的邻居吴冠中 阎 纲 //137 •
- 祭马思聪文 徐 迟 //141 •
- 鲁光作画还“牛”债 柳 萌 //144 •
- 光荣的孤独者 韩少功 //148 •
- 中才之我见 刘兆林 //155 •
- 人在故事中行走——记黄永玉 李 辉 //161 •

• 回归大地——怀念苇岸

彭程 //167 •

• 记周佛海

聂绀弩 //179 •

• 忆黄仁宇先生

王春瑜 //183 •

• 维特克女士

唐翼明 //188 •

• 我的母亲

胡适 //192 •

• 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曾祺 //197 •

• 父亲的菜园，母亲的花园

高海涛 //201 •

• 沉重的负债

王巨才 //210 •

• 怀念一个叫李玉和的人

安然 //216 •

• 骑兵流韵

鲍尔吉·原野 //225 •

• 婆婆的目光

马晓丽 //232 •

• 亡人逸事

孙犁 //242 •

• 与姐姐永别

王兆胜 //247 •

• 晶莹的泪珠

陈忠实 //255 •

• 那里是精神病院

梁晓声 //263 •

• 颖影

蒋子龙 //279 •

• 王仁先

刘亚洲 //289 •

• 西厢里的房客

王充闾 //294 •

• 同在“加加林”

宁明 //301 •

我所见的叶圣陶

/朱自清/

我第一次与圣陶见面是在民国十年的秋天。那时刘延陵兄介绍我到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教书。到了那边，他就和我说：“叶圣陶也在这儿。”我们都念过圣陶的小说，所以他这样告我。我好奇地问道：“怎样一个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访问圣陶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年纪并不老，只那朴实的服色和沉默的风度与我们平日所想象的苏州少年文人叶圣陶不甚符合罢了。

记得见面的那一天是一个阴天。我见了生人照例说不出话；圣陶似乎也如此。我们只谈了几句关于作品的泛泛的意见，便告辞了。延陵告诉我每星期六圣陶总回角直去；他很爱他的家。他在校时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与他不熟，只独自坐在屋里。不久，中国公学忽然起了风潮。我向延陵说起一个强硬的办法；——实在是一个笨而无聊的办法！——我说只怕叶圣陶未必赞成。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居然赞成了！后来细想他许是有意优容我们吧；这真是老大哥的态度呢。我们的办法天然失败了，

风潮延宕下去；于是大家都住到上海来。我和圣陶差不多天天见面；同时又认识了西谛、予同诸兄。这样经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实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

我看出圣陶始终是个寡言的人。大家聚谈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那里听着。他却并不是喜欢孤独，他似乎老是那么有味地听着。至于与人独对的时候，自然多少要说些话；但辩论是不来的。他觉得辩论要开始了，往往微笑着说：“这个弄不大清楚了。”这样就过去了。他又是个极和易的人，轻易看不见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保存着的《晨报》副张，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从家里捎来给我看；让我随便放在一个书架上，给散失了。当他和我不同时发见这件事时，他只略露惋惜的颜色，随即说：“由他去末哉，由他去末哉！”我是至今惭愧着，因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他的和易出于天性，并非阅历世故，矫揉造作而成。他对于世间妥协的精神是极厌恨的。在这一月中，我看见他发过一次怒；——始终我只看见他发过这一次怒——那便是对于风潮的妥协论者的蔑视。

风潮结束了，我到杭州教书。那边学校当局要我约圣陶去。圣陶来信说：“我们要痛痛快快地游西湖，不管这是冬天。”他来了，教我上车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车站这一类地方，是会觉得寂寞的。他的家实在太好了，他的衣着，一向都是家里管。我常想，他好像一个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离不开家里人。必须离开家里人时，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着；孤独在他简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时，本来是独住一屋的，却愿意将那间屋做我们两人的卧室，而将我那间做书室。这样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乐意。我们不时到西湖边去；有时下湖，有时只喝喝酒。

在校时各据一桌，我只预备功课，他却老是写小说和童话。初到时，学校当局来看过他。第二天，我问他，“要不要去看看他们？”他皱眉道：“一定要去么？等一天吧。”后来始终没有去。他是最反对形式主义的。

那时他小说的材料，是旧日的储积；童话的材料有时却是片刻的感兴。如《稻草人》中《大喉咙》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们都醒在床上，听见工厂的汽笛；他便说：“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经想好了，来的真快呵。”那篇的艺术很巧，谁想他只是片刻的构思呢！他写文字时，往往拈笔伸纸，便手不停挥地写下去，开始及中间，停笔踌躇时绝少。他的稿子极清楚，每页至多只有三五个涂改的字。他说他从来是这样的。每篇写毕，我自然先睹为快；他往往称述结尾的适宜，他说对于结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说月报》；照例用平信寄。我总劝他挂号；但他说：“我老是这样的。”他在杭州不过两个月，写的真不少，教人羡慕不已。《火灾》里从《饭》起到《风潮》这七篇，还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时我亲眼看他写的。

在杭州待了两个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实在离不开家，临去时让我告诉学校当局，无论如何不回来了。但他却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晨报副刊》，看见他那时途中思家的小诗，重念了两遍，觉得怪有意思。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部，家也搬到上海。从此在上海待下去，直到现在——中间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将离》抒写那回的别恨，是缠绵悱恻的文字。这些日子，我在浙江乱跑，有时到上海小住，他常请了假和我

各处玩儿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总爱出门，因此他老说没有能畅谈；他写信给我，老说这回来要畅谈几天才行。

十六年一月，我接着北来，路过上海，许多熟朋友和我钱行，圣陶也在。那晚我们痛快地喝酒，发议论；他是照例地默着。酒喝完了，又去乱走，他也跟着。到了一处，朋友们和他开了个小玩笑；他脸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默着。圣陶不是个浪漫的人；在一种意义上，他正是延陵所说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别人，能谅解别人，他自己也能“作达”，所以仍然——也许格外——是可亲的。那晚快夜半了，走过爱多亚路，他向我诵周美成的词，“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没有说什么；那时的心情，大约也不能说什么的。我们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这一回特别对不起圣陶；他是不能少睡觉的人。他家虽住在上海，而起居还依着乡居的日子；早七点起，晚九点睡。有一回我九点十分去，他家已熄了灯，关好门了。这种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对的。那晚上伯祥说：“圣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起来真是不知要怎样感谢才好。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没有上南方去。信也很少，却全是我的懒。我只能从圣陶的小说里看出他心境的迁变；这个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说。圣陶这几年里似乎到十字街头走过一趟，但现在怎么样呢？我却不甚了然。他从前晚饭时总喝点酒，“以半醺为度”；近来不大能喝酒了，却学了吹笛——前些日子说已会一出《八阳》，现在该又会了别的了吧。他本来喜欢看看电影，现在又喜欢听听昆曲了。但这些都不是“厌世”，如或人所说

的；圣陶是不会厌世的，我知道。又，他虽会喝酒，加上吹笛，却不曾抽什么“上等的纸烟”，也不曾住过什么“小小别墅”，如或人所想的，这个我也知道。

1930年7月，北平清华园

夏衍的魅力

/王 蒙/

在大六部口那个漂亮的四合院和陈设简陋乃至寒酸的房间里，我们从来只谈国家、世界、文艺大事。我说：“上星期三，报纸上有一篇重要的报道……”

他说：“噢，不是星期三，是星期四。”

我为他的水晶般的清晰吓了一跳。因为他是夏衍，比我大三十四岁，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距离我出生人世还有7年。

他永远是那么敏捷，条理，言简意赅，不打磕绊，不模糊吞吐，不哼哼哈哈，节奏分明而又迅疾，应对及时而又一针见血。他的这些特点使你不相信他是一个九十多岁的人。

如果是第一次见面，你也许会为他的瘦削而吃惊，他这个人也像他的思想、语言一样，删除了一切枝蔓铺排，只留下提炼到最后的精粹。据说他从来没有达到过50公斤，在他的生命晚期，他大概只有30公斤体重。

然而，他总是明白透彻，一清见底。

他当然是绝对的前辈，然而他从来不摆前辈的谱。他早就担

任高级领导职务了，然而他从来不拿哪怕是一点点官架子。说起待遇，他说 50 年代有一回他出差到某市，当地按照他的级别给他安排了房间，“那房间大得太可怕”，他说的时候似乎还“心有余悸”。80 年代初期，有一次邓友梅同志称他与另一位担任领导职务的老作家为“首长”，他立即打断，说：“不要叫首长。”

他真诚待人，渴望吸收新的信息，对于一切新的知识新的动向感兴趣，而且，青年人一样地幽默，在这方面，他永远不老。

我第一次听他讲话是他在第四次文代会上致闭幕词。与一些官样文章不同，夏老语重心长地讲了反封建与学科学，字字出自肺腑，字字是毕生奋斗经验的结晶，寄大希望于年轻人，令人感奋不已。

各种问题他常有独具慧眼的卓识，例如他说过，建国后前 30 年的最大失误是没有搞计划生育。你听了会一怔，再一想实在是深刻：甚至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骇人听闻的错误也还是可以事后在某种程度上予以弥补和纠正的。人一下子多出来了好几亿，谁有本事予以“纠正”呢？从此，世世代代，后人们就得永久地背起这多出的几亿人口的包袱——后患以至于无穷了。

华艺出版社 1990 年出版了一个《当代名家新作大系》。出版社领导要我求夏公给写个序。考虑到夏公的高龄，我起草了一个提纲供他参考。夏公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是各人文章写起来风格不同，捉刀的效果往往不好，他无法使用我代为起草的提纲，自己一笔一划地另外写了颇有见地而又清澈见底的序言。他还对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朋友说：“按王蒙的那个提纲去写，人家一看，就是王蒙的文章么，怎么会是夏衍写的呢？”就这样，他老人家就把我的提纲“枪毙”了。但可能是为了“安慰”我，他声称他的

序言里已经吸收了我的提纲。我也就假装得到了安慰和鼓励，心中暗暗为老人喝彩叫绝。

提起文艺界某些小圈子现象，夏公不火不怒地笑着说：“我看他们一个是‘鲁太愚’，一个是‘全都换’。”他用了韩国两位政治家的名字的谐音，令人忍俊不禁。当然，请韩国朋友们原谅，这里绝对没有对韩国政治家不敬的意思。

然后他又俏皮地说：“有些人现在是分田分地真忙了，但是谁知道分了地后长不长庄稼？”

他莞尔一笑，觉得有趣。

他的话传出去了，其实挺厉害。

但我从没有看到过他为了小人得志的事儿发怒，他也从来不向我抱怨诉苦，哪怕是老年人的生理上的病痛。他也从不炫耀自夸什么，从无得意洋洋之态，正如从无怨天尤人之语。他从不谈个人，也不说任何个人的坏话，对于个人之间的亲疏远近恩怨，他一贯认为是小问题。这样我也就不好意思向他抱怨任何人，包括抱怨起来绝对不会冤枉的人。同样，我也从不与他谈我个人处境上的风波，不管风波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在我们的频繁的接触中，从来没有为个人的事互相关照或者求助。“稀粥事件”他也略表关心，他当然有他的倾向，但是他坚持认为，这只是小事一桩，不足挂齿。上述的“夏味幽默”中的讥讽意味，对于他来说，也就算是到了顶了。他自己还是高高兴兴地过日子。每天他细细地看书看报听广播，只关心大事。

小事当然也有，例如养猫与观看世界杯足球比赛实况转播。70年代初期，与世纪同龄的他居然半夜里起床看球并如数家珍地有所评论，这真是一绝。